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八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 卷八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爲之制嚴爲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墻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嗷嗷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吉澄校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



後事補卷之二  
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  
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  
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  
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  
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  
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  
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  
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  
之辭夫周公之蒞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有  
之頑獷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倚法  
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寬典以布和厚之仁庶  
幾其從吾之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



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爲民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旣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

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爲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十二年世日紀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



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  
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  
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  
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  
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爲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助勦矣民  
旣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  
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  
謹密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成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自邪並是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由是以觀則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



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劄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

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劄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劄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剴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寬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剴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爲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爲治者知古訓爲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啓其



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讀  
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  
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  
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  
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  
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  
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非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斃于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

積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爲政而爲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  
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楫維以繫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爲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爲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爲持循之具是則爲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文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爲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旣定則有餘者不敢恣爲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變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  
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  
必普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爲  
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流  
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  
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  
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  
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爲之指  
教有經書以爲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爲惡之不  
可爲欣然以從翁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  
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  
之任也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窘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婚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爲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佛道二教大爲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間有冠婚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



禮為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  
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  
於此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  
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  
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  
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  
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  
條教頒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  
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下



詔以稱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帛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爲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尚以黃霸爲法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  
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  
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  
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  
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鬩骨  
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爲守令者苟能爲  
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  
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  
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  
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  
爲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民



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  
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  
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爲教化不行而任  
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  
設爲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爲  
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  
鷄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

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  
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  
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  
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  
能以教化化民爲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  
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



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  
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  
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  
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  
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  
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  
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耶

爲學宮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  
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  
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  
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原朴父子賓旅同寢一  
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金元之風猶有同



炕之俗其爲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  
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  
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  
破貲產以備牲牢耳宜爲明禁惟許以鷄鶩羔  
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蓋民愚而惑苟有  
疾厄必事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教  
誘之人則自然止息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譴彥光  
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  
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  
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  
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  
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  
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論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

事類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崇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袞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爲仙居令民不知教襄於正歲耆老來賀作文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

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閭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興起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爲滿

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爲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禮我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

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

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徃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  
爲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  
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  
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

正身齊家以爲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  
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踈遠者  
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爲治  
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  
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  
爲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以分布吾之  
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

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爲政必以教化爲先  
變不美之俗以爲美化不良之人以爲良  
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二  
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  
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二





所  
圖  
書